

波斯灣門戶阿聯與大國之關係 ：一帶一路的中國因素

楊筑尹*

摘 要

本文的研究主題為探究阿聯在一帶一路下與大國之關係及中國因素。在波斯灣地緣政治區域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是此區域的門戶國，基於位居該區域的陸海空交通樞紐，使阿聯成為經濟、人員及文化交流的重要門戶。阿聯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特徵，在地緣經濟格局上採取經濟多元轉型政策，企圖擺脫對石油收入的依賴。在地緣政治格局上，阿聯長期以來與沙烏地阿拉伯保持合作，並對伊朗形成戰略對峙，以達成其地緣政治經濟之目標。阿聯位處於波斯灣區域地緣政治區域，波斯灣區域的地理位置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海區域，又與非洲大陸相連結，成為串聯歐亞-非大陸的海上戰略咽喉點及陸路交通要道之交匯處，易成為境外強權國家進行戰略競合之場域，換言之在戰略上成為海陸競逐者的「立足點」。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在阿聯進行能源合作、基礎建設、金融投資的地緣經濟佈局，一方面增加與阿聯及其他波斯灣國家的友善關係不僅可擴大中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透過與阿聯及其他波斯灣國家的軍事合作，更能使中國的海軍力量投射延伸到波斯灣及印度洋。本文認為阿聯採取務實主義面對與大國關係的交往，從倚賴單一境外強權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護，開始轉向採取「避險策略」強調與

*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大國關係之的平衡，一方面依舊鞏固與美國的安全盟友關係，另一方面同時加強與中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合作，可窺見阿聯在國際、區域及國內的地緣政治經濟因素之考量下所做出多元戰略平衡的選擇，同時與美國、中國及俄羅斯保持戰略合作關係，可使這些境外強權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能夠相互抵消，以期降低對阿聯的負面影響。最後，阿聯與中國關係的戰略層次關係之提升，當然對美國在波斯灣區域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會造成挑戰及衝擊。

關鍵字：中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經濟、避險策略

目 次

壹、前言

貳、阿聯的地緣政治經濟及境外強權

一、阿拉伯聯合大國的地理戰略重要性

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

(一)阿聯的地緣經濟格局

(二)阿聯的地緣政治格局

三、波斯灣區域之境外強權競逐

參、一帶一路的樞紐門戶—阿聯的中國因素

一、一帶一路下的阿聯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合作

二、阿聯多元戰略平衡之選擇—避險策略

肆、結論

參考文獻

壹、前言

2012 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簡稱阿聯）與中國簽訂戰略夥伴關係，是波斯灣地區（the Persian Gulf Region）之第一個國家，隨後加入中國 2013 年的「一帶一路」倡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並成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 AIIB）的創始成員國，兩國關係自 1984 建交後的友好關係提升到戰略夥伴的層次。2015 年阿聯外交部長 HH 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 的演說當中，直接指出：「阿聯作為連結東方與西方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中心，以及中東區域的門戶，必須利用獨特地理位置及發展模式確保經濟成長」，¹顯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展現對其地緣戰略位置的認知及企圖心。2018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阿聯，兩國簽訂「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使其戰略層次合作達到新的高峰，隔年又簽訂「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顯見中國與阿聯不論在政治、經濟及軍事合作的關係持續穩定發展。縱然，2020 年後面臨 Covid-19 疫情的挑戰，中國與阿聯的戰略合作關係並無受到太大的衝擊，兩國合作 Covid-19 疫苗的試驗及生產，2022 年阿聯總統穆罕默德（Mohamed Bin Zayed Al-Nahyan）訪問中國，出席冬季奧運的開幕，而兩國的雙邊合作亦進一步催生與印尼發展三邊合作關係，包括印尼的疫苗生產及基礎建設。²

在國際關係中，國家是國際體系主要的行為者，而國家的實力差距則會在地緣政治結構體系中形成權力的秩序（orders of power）。³在地緣

¹ HH 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 (2015). "The UAE and China: A Vision for Future Relations." at <https://www.mfa.gov.cn/ce/ceae/eng/xwdt/t1324034.htm>(last visited 06/10/2022).

² Muhammad Zulfikar Rakhmat and Yeta Purnama al (2022). "The Growing China-Indonesia-UAE Trilateral Relations."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2/the-growing-china-indonesia-uae-trilateral-relations/>(last visited 06/10/2022).

³ 國家依其實力形成權力的秩序，可分成五個層級的國家實力，以及具有特別功

政治結構的權力秩序中，門戶國（gateway states）則是能夠增進民族、商品及觀念的交流，而將世界不同地方連接起來，門戶國的特徵從總體的戰略經濟位置環境來看皆存在類似的地方，擁有不同的政治及文化，經常會有屬於自己獨特的語言、宗教及高教育水準，並具有能夠便利地通向外部區域的陸地或海上出口，例如：杜拜、奧地利、吉布堤等國。⁴換言之，地緣政治區的門戶國除了能提供其自身與全球連結的管道外，另一方面更容易成為境外強權（external power）進入該地緣政治區，影

能性的門戶國，第一等級國家為主要大國，其實力具有全球影響力，構成三個地緣戰略轄區(geostrategic realm)的核心層，可視為地緣戰略競逐者(active geostrategic players)，具有能力及國家意志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其實力或影響力，去改變現有的地緣政治事務的國家，甚至有潛力造成地緣政治秩序的動盪與不安，例如：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國。第二等級國家或地區大國的影響範圍則是可越過其各自地緣政治區(geopolitical region)的大部分範圍，且相較於鄰國有較優越的軍事及經濟實力，並具有區域性交通、通訊及貿易的重要節點功能，可視為地緣政治樞紐國(geopolitical pivots)，其重要性不是來自於其實力及動機，而是來自於地理位置的敏感性，以及容易受地緣戰略玩家行為之影響所致，而地緣政治樞紐國對界定重要地區的進出通路，或不使重要玩家取得資源方面具有特殊角色，甚至有時候一個地緣政治樞紐國可扮演一個強權國家或區域的防禦盾牌，因此一個地緣政治樞紐國的存在，可以對一個活躍的地緣戰略玩家鄰國產生重要的政治及文化影響，例如：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等國。第三等級國家則是會以特別方式影響地區事件，可能以意識形態、政治議題，或透過擁有一種專業化的資源基地，與周邊的地區大國展開競爭，但此類國家缺乏像第二等級國家人口、經濟及軍事的總體實力，以致於需要依賴強大的保護者作為後盾。第四等級國家則是僅對其鄰國具有影響力，而第五等級國家僅能在外圍有微不足道的參與。簡言之，國家實力等級的成員是流動性的，國家依其實力的變化而轉化成在地緣政治體系中的權力層級地位。

⁴ Cohen, Saul Bernard. *A New Map of Global Geopolitical Equilibrium : A Development Approach*,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3), 231-235(1982).

Cohen, Saul Bernard. *GEOPOLITICS :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9-55(2015).

林添貴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2014)，《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頁48-49，新北：立緒。

響此區域地緣政治經濟格局並達成戰略目的之門戶國家。

在此，本文的研究主題為探究阿聯在一帶一路下與大國之關係及中國因素（The China Factor）。本文的研究問題：第一，阿聯作為波斯灣地區的門戶國，及全球貨物出口轉運樞紐，其地理的戰略位置有何重要性？其次，阿聯是波斯灣區域的第三大經濟體，且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簡稱 OPEC）產油國之一，亦是此區域的君主制阿拉伯國家，則其地緣政治經濟格局面貌為何？第三，由於波斯灣區域的地緣的敏感性，促使阿聯成為美、中、俄等境外強權競相拉攏的對象，而阿聯對這些大國的吸引力，除了作為門戶國之地理位置重要性外，亦必須從區域層次釐清波斯灣區域自古以來吸引境外強權競相爭奪的地緣特性為何？第四，在一帶一路下，阿聯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合作關係為何？第五，阿聯選擇戰略多元平衡一避險策略（Hedging Strategy）之因素為何？，以下針對此些問題進行分析。

貳、阿聯的地緣政治經濟及境外強權

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地理戰略重要性

在波斯灣地緣政治區域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是此區域的門戶國，海空運輸設備齊全發展成該區域之貨貿轉運中心，轉口貿易市場幅員廣大，涵蓋整個中東地區、印度及南亞區域、中亞國家及非洲區域，基於位居該區域的陸海空交通樞紐，成為經濟、人員及文化交流的重要門戶。阿聯是國際貿易樞紐，連接阿拉伯半島（the Arabian Peninsula）、印度洋（Indian Ocean）和波斯灣，位置優越，其地理位置位於瀕臨阿曼灣和波斯灣，東與東南面接阿曼（Oman），西及西南與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 為鄰，西北方為卡達半島，北面是荷姆茲海峽 (Strait of Hormuz)，是波斯灣唯一的海上通道（如圖 1）。



圖 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www.ces.org.tw。⁵

對阿聯而言，交通運輸的網絡連結是作為門戶國的重要地理戰略關鍵之一，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輻射力，轉口貿易日益發達，可透過境內的港口、鐵公路及航空能將貨物、人員迅速地轉運擴散到歐亞-非大陸及全世界。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阿聯的杜拜港口是全球第三大的再出口轉運中心，僅次於新加坡及香港，例如：2012

⁵ www.ces.org.tw. at <https://www.ces.org.tw/main/mission/country/mid-east/UAEirates.htm>(last visited 06/10/2022).

年轉口貿易額 1,358 億美元，占外貿總額 6,116 億美元的 22.2%。⁶

在海上運輸上，阿聯全國有 12 個主要海港，年貨物輸送量達 10,540 萬噸，貨櫃吞吐能力為每年 2,650 萬個標準箱。杜拜傑拜勒·阿裡港（Jebel Ali）是全球最大的人造港和中東地區最大的港口，依據世界航運理事會（World Shipping Council）統計 2020 年的集裝箱運輸量（百萬標準箱）排名為第 11 名，共有 13.5 萬個標準箱，並依據 2022 年全球貨櫃港口績效指數（Container Port Performance Index, CPPI）⁷報告顯示排名第 38。阿布達比（Abu Dhabi）的哈利法港（Khalifa Port）是中東地區自動化程度最高的港口，並擬建成全球最大的產業集群區，根據 2022 年全球貨櫃港口績效指數（Container Port Performance Index, CPPI）報告顯示排名第五。此外，阿拉伯聯合航運公司（United Arab Shipping Company，簡稱 UASC）是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之間的合資企業，該公司總部設在阿聯，在世界各地有 185 個辦事處，覆蓋 240 個港口，排名全球第 10 名。⁸

阿聯位於亞、非、歐三大洲交匯的咽喉要道，優越的戰略位置使其成為銜接東西方交通及時區的紐帶。在航程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處於杜拜 8 小時航程範圍內，而三分之一的人就處於僅 4 小時的航程範圍內，從阿聯可便捷地通往許多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新興市場；另一方面，在時區上杜拜處於全球時區的中段，在此區域的工作時間內可以與世界各地

⁶ iFuun，〈「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報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http://www.ifuun.com/a20179145231651/>（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⁷ 集裝箱港口績效指數基於每次船舶停靠的總港口小時數，定義為船舶到達港口到離開泊位完成貨物交換之間的經過時間。通過檢查十個不同呼叫大小範圍內的基礎數據來解釋或多或少的工作負載。考慮到大型船舶有更大的燃料和排放節省潛力，該方法中考慮了五個不同的船舶尺寸組。

⁸ MoverDB.com. “Top 10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Shipping Companies.” at <https://moverdb.com/shipping-companies/> (last visited 06/10/2022).

全天候無障礙的進行商務交流。簡言之，對貿易公司而言，縮短時差及航程時間與世界連接起有著至關重要之作用。⁹因此，在航空運輸上，阿聯境內共有 39 個機場，包括阿布達比、杜拜等 7 個國際機場，其中杜拜及阿布達比為中東地區重要的航空中樞，許多來往於亞洲、非洲及歐洲之間的班機均會以此地作中途站。

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

近幾年，地緣政治（Geopolitics）及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相關討論在國際上引人注意。在意義上，地緣政治可視為地理與人為因素互為作用之結果，將地理環境與政治權力的運用聯繫起來，以尋找權力流經的空間框架。換言之，地緣政治視角是動態的，將隨著國際體系及其運行的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而此動態性也正是地緣政治格局及地理特徵變化之原因，地緣政治情勢並非永久持續的，而是變遷速度非常緩慢，尤其當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貿易路線或資源所在地發生改變時，則將促使地緣政治情勢發生變化。¹⁰

另一方面，地緣經濟意指「國家利用資本來玩弄地緣政治，試圖藉由拿國家的支票本等經濟手段來達成戰略目標，而以往這種事往往必須透過軍事威脅或征服才能達成。」，換言之地緣經濟就是「地緣政治的經濟」，抑或可稱為「經濟國策」，學者卜威爾（Robert Blackwill）及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對地緣經濟的定義：「使用經濟手段來促進或捍衛國家利益，並在地緣政治上形成有利的結果，另一方面亦讓該國對

⁹ 同前註 6。

¹⁰ Cohen, Saul Bernard.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16(2015).
Gray, Colin S. *The Continued Primacy of Geography*, ORBIS 40(2), 247(1996).
Grygiel, Jakub J.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21-22(2006).

於其他國家的經濟行動產生影響，使其符合該國的地緣政治目標」，因此一般國家所採用的地緣經濟手段包括貿易政策、投資政策、經濟制裁、網路領域、金援、貨幣政策、能源暨大宗商品政策等七個主要項目。¹¹

由此可知，國家可透過政治權力及經濟手段達成地緣政治經濟之目的，亦可塑造或改變其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之格局。在此，本文分析阿聯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特徵，包括在地緣經濟上採取經濟多元轉型政策，擺脫對石油收入的依賴，以及在地緣政治上與沙烏地阿拉伯保持合作，及對伊朗形成戰略對峙，尋求達成其地緣政治經濟之目標。

(一)阿聯的地緣經濟格局

在歷史上，阿聯曾經長期以海為生，珍珠開採業曾經是阿聯的支柱產業。自從 1966 年發現石油以來，阿聯經濟是以石油化工業為主之石油經濟，及其他則包括天然氣液化、煉鋁、塑膠製品、建築材料、服裝和食品加工等工業。顯然地，石油是波斯灣產油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可稱之為石油收入（oil income），¹²而石油收入占波斯灣國家 GDP 的比重相當高，其中阿聯的石油收入占 GDP 比重 2011 年仍高達 28.7%，即使經歷 2015 年全球油價下跌，從近百元下跌至 50 美元左右，2016 年仍有 10.8%，OPEC+減產協議使 2018 年及 2019 年的石油收入占 GDP 比重維持在 16%以上，因此油價的波動成為直接影響這些國家之因素，換言之油價穩定與否直接關係到波斯灣國家的財政穩定。由此可知，石油收入成為波斯灣國家投資的主要來源，其中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¹¹ 葉文欽譯，Geoffrey F. Gresh 著(2022)，《歐亞海上之主：群雄紛起的海上大亂鬥》，頁 21-22，台北：時報文化。

¹² 依據 OPEC 統計，波斯灣國家 2018 年石油儲量約占全球 53.6%，原油產量及出口量分別約占全球的 33.97%及 40.84%，2018 年前 10 大原油輸出國裡即有 5 個為波斯灣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及伊朗。

Council, 簡稱 GCC) 國家則受益於龐大的石油收入資金，運用這些資金投入國內及國際的投資，在國內投資基礎建設、社會及健康服務及石油部門的發展。¹³

近幾十年來，波斯灣國家為避免過度依賴單一的石油資金，紛紛開始進行經濟型態的轉型，推動經濟多元化策略，積極發展非油氣部門的產業，包括工業、旅遊業、服務業、金融業等產業。簡言之，波斯灣國家推動經濟多元化結構轉型的特徵，包括：第一，成為國際投資者：運用石油收入轉投資到國際金融市場，包括國際股市交易、投資跨國企業、成立主權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SWFs）等方式。第二，吸引外資：鬆綁法規成為海外投資的「接收國」，除吸引外資投資能源外，亦包括農業、旅遊等非石油部門的投資。第三，發展知識經濟及推動國家計劃經濟：波斯灣國家所推動的計畫經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2030 願景」、卡達「2030 願景」、科威特「2035 願景」、阿曼「2040 願景」、阿聯「2021 願景」(UAE Vision 2021)及「2071 百年計畫」(UAE Centennial 2071)。¹⁴

阿聯在推動經濟多元策略上，設立自由貿易區（FTZ）或經濟特區（SEZs）已超過 30 個，入駐的企業超過一萬多家，投資總額約 60 億美元，成為波斯灣地區主要的轉口貿易中心，包括傑布阿裡自由區（JAFZA）毗鄰傑布阿裡港，是阿聯最大的自由區，入駐企業達 7,300 多家，產業種類涉及電子產品、石化產品、建材、汽車、機械設備、食品、醫療保健和醫藥等領域的貿易倉儲和分銷、工業生產，以及服務和物流

¹³ Ehteshami, Anoushiravan. Dynamics of Change in the Persian Gulf. 6, 55-56, 97(2013).

¹⁴ Id. at 61.
Kamrava, Mehra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ERSIAN GULF. 2-3(2012).

行業；哈利法工業區（KIZAD）則毗鄰哈利法港，是阿聯最大的工業區，工業區根據產業發展需求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涉及的產業類型包括鋁業、鋼鐵、製藥、食品加工、造紙、印刷包裝、物流倉儲等；及杜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地理位置及時區得天獨厚，填補了東西方交易市場上的「金融真空」，與倫敦和北京的時差均為 4 小時，成為中東、非洲和南亞的地區性金融中心，註冊的活躍公司達 1039 家，其中包括 327 家金融類服務公司、565 家非金融類服務公司和 145 家零售商，不僅是全球第 6 大金融中心，亦是全球伊斯蘭金融的中心。¹⁵

對產油國而言，石油及天然氣管道的興建具有地緣政治經濟的意涵，不僅可透過能源管道的輸送獲取地緣經濟的利益外，亦可透過這些能源戰略管道將其地緣政治影響力輻射出去。近年來，波斯灣產油國有感於荷姆茲海峽困境對該區域地緣經濟所產生的衝擊，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分別建設避開荷姆茲海峽的油管，取道繞過荷姆茲海峽將原油及天然氣運出波斯灣（如圖 2），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的油管為東-西原油管線（East-West Crude Oil Pipeline）、¹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是阿布達比原油管線（Abu Dhabi Crude Oil Pipeline，ADCOP；Habshan-Fujairah oil pipeline），¹⁷以及伊朗的戈爾（Goreh）-賈斯克港（Jask Port）

¹⁵ 同前註 6。

¹⁶ 沙烏地阿拉伯的「東-西」油管線的 1200 公里管道擴展，將其東部省份的石油生產地區與紅海的延布出口設施從目前的 500 萬桶/日增加到 700 萬桶/日。Sertin, Carla (2019). "Saudi Aramco to complete East-West pipeline expansion by September." OilandGasMiddleEast.com. at <https://www.oilandgasmiddleeast.com/products-services/34627-saudi-aramco-to-complete-east-west-pipeline-expansion-by-september>(last visited 06/10/2022).

¹⁷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於 2012 年 7 月開通了一條 370 公里的陸上原油管道，將原油從阿布扎比油田運往阿曼灣富查伊拉的出口碼頭，從而使阿聯繞過海峽直接進入印度洋。該管道可以輸送高達 150 萬桶/天的原油用於出口，約佔阿布扎比石油出口的 65%。

原油管線。¹⁸因此，對於避免荷姆茲海峽遭到封鎖的安全困境，阿聯興建繞過荷姆茲海峽的阿布達比管線，使其原油能夠從阿曼灣富查伊拉港口直接通往印度洋，深具地緣政治經濟上的戰略意義，一方面既可避免其所仰賴石油收入之地緣經濟收益受到嚴重影響，另一方面亦可降低荷姆茲海峽遭到封鎖或油輪遭遇攻擊時所引發之地緣政治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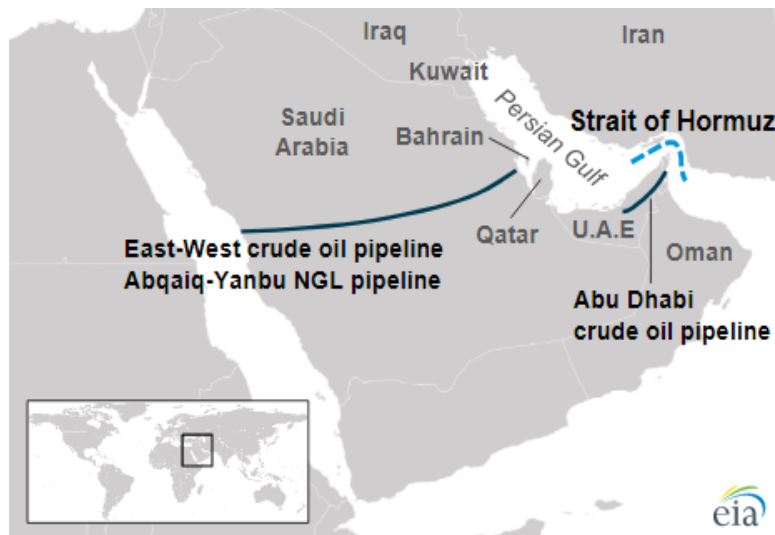


圖 2 繞道避開荷姆茲海峽的波斯灣石油管線
資料來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¹⁸ 伊朗的戈爾-賈斯克港原油管線是一條 1,000 公里長的管道，日處理能力為 100 萬桶(bpd)，計劃將原油從伊朗西北部阿拉伯布什爾省戈勒(Goreh)的一個石油碼頭運送到阿拉伯霍夫幹省(Southern Hormozgan)的 Jask 碼頭，該原油碼頭位於阿拉伯灣的伊朗西北部。Reuters (2019). “Iran building oil pipeline to terminal outside Gulf.”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n-oil-terminal/iran-building-oil-pipeline-to-terminal-outside-gulf-idUSKBN1WG3P1>(last visited 06/10/2022).
Elass, Jareer (2019). “Iran works to reroute oil exports away from Strait of Hormuz.” at <https://theArabweekly.com/iran-works-reroute-oil-exports-away-strait-hormuz>(last visited 06/10/2022).

(二)阿聯的地緣政治格局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隨著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垮臺，波斯灣的地緣政治格局從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的三強鼎立的局面，轉變為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所形成的區域強權的戰略對立，及境外強權美國在波斯灣區域所建立的安全體系，採取實質軍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以維護美國在波斯灣的利益。

在面對波斯灣地緣政治衝突時，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所形成的區域強權的對立，此種緊張關係也蔓延到波斯灣區域的其他國家，包括 2015 年至今的葉門內戰問題、2019 年卡達的外交孤立危機之發生，使得在阿拉伯半島上及 GCC 內部的地緣政治問題加劇。對阿聯而言，其是地理位置處於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國家，地緣安全環境上與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相鄰，且是 GCC 之成員國，在波斯灣區域事務上與沙烏地阿拉伯長期保持合作關係，並隔著荷姆茲海峽與伊朗形成戰略對峙，此外阿聯與伊朗長年有著荷姆茲海峽上之島嶼領土主權爭議問題，加上身為阿拉伯國家的一員，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在以巴問題上支持巴勒斯坦。因此，在波斯灣地緣安全之環境下，阿聯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問題可區分成二大主軸線，第一，阿拉伯半島上的衝突及外交問題；第二，與伊朗之間的領土爭議問題。

首先，在阿拉伯半島區域事務上，阿聯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及戰略立場具有一致性。在介入葉門（Yemen）內戰問題上，¹⁹ 葉門在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發生時，其境內胡塞（Houthi）運動參與葉門反政府示威，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裝進攻首都沙那發動政變，²⁰2015 年 3 月 25 日胡塞

¹⁹ 葉門位在阿拉伯半島上，與沙烏地阿拉伯邊境比鄰，在歷史上常因強權鄰居而在國境內陷入代理人戰爭及外交孤立的情勢。

²⁰ Al Jazeera (2014). “Yemen's Houthi rebels advance into Sanaa.” at

運動攻下拉赫季，使得哈迪出走流亡至沙烏地阿拉伯，而同年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聯盟則支持葉門總統阿卜杜拉布·曼蘇爾·哈迪（Abdu Rabbu Mansour Hadi），帶領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卡達及科威特等聯軍，²¹對抗由伊朗、真主黨（Hezbollah）支持的胡賽運動，儼然形成伊朗什葉派（Shiite）與沙烏地阿拉伯遜尼派（Sunni）在葉門上演地緣教派的代理人戰爭，至今尚未結束的內戰卻造成糧食嚴重缺乏的人道主義危機。²²即使，2019 年阿聯參與聯軍介入葉門問題，導致與伊朗關係更加緊張，同年 5 月油輪在荷姆茲海峽遭到襲擊，縮減及撤出在葉門的部分軍隊，但阿聯仍表示會持續參與聯軍的軍事行動，並不會在葉門留下軍事上的真空。

23

在 2017 年卡達外交危機上，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埃及、阿聯等國以卡達支持恐怖主義為由，在 2017 年 6 月 5 日陸續宣佈與其斷交，除指控卡達支持恐怖主義外，還認為卡達干涉其內部事務及與伊朗保持關係。²⁴在美國斡旋下，2021 年 1 月，沙烏地阿拉伯取消對卡達的禁運，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09/yemen-houthi-rebels-advance-into-sanaa-201492091233845119.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²¹ Gulf News(2015). “Statement of GCC countries on latest developments in Yemen.” at <https://gulfnews.com/world/gulf/yemen/statement-of-gcc-countries-on-latest-developments-in-yemen-1.1479396>(last visited 06/10/2022).

²² Al Jazeera(2020). “Officials say Yemen's rebels seize strategic northern city.” a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03/officials-yemen-rebels-seize-strategic-northern-city-200301135153794.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²³ Middle East Affairs(2019). “UAE Reduces Military Forces in Yemen Amid Gulf Tensions: Report.” at <https://middleeastaffairs.net/2019/06/28/uae-reduces-military-forces-in-yemen-amid-gulf-tensions-report/> (last visited 06/10/2022).
WSJ(2019). “U.A.E. Moves to Extricate Itself From Saudi-Led War in Yemen.” at <https://www.wsj.com/articles/u-a-e-moves-to-extricate-itself-from-saudi-led-war-in-yemen-11562094272>(last visited 06/10/2022).

²⁴ Maclean, William & Rania El Gamal, Tom Finn (2017). “Arab states issue ultimatum to Qatar: close Jazeera, curb ties with Iran.”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ulf-qatar-demands-idUSKBN19E0BB> (last visited 06/10/2022).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埃及已與卡達恢復全面外交關係。

其次，阿聯與伊朗之間的領土爭議問題。在 GCC 國家中對與伊朗的關係存在歧見，即使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因與伊朗有領土爭議，然而卡達與伊朗則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兩國共用北方-南帕斯天然氣田（North Field/South Pars natural gas field），而這是當前世界上最大天然氣田。²⁵阿聯與伊朗爭奪靠近荷姆茲海峽的三個島嶼之領土控制權：阿布穆薩島（Abu Musa）、大通布島（Greater Tunb）、小通布島（Lesser Tunb）（如圖 3）。波斯灣三島²⁶位於波斯灣的中心航道，扼守著波斯灣入海口的荷姆茲海峽，戰略位置非常重要。²⁷自 1971 年，阿聯與伊朗兩國即對此三島的控制權展開爭奪，同年 11 月 30 日伊朗巴列維政權（Pahlavi dynasty）趁英國軍隊撤出波斯灣及阿聯正要宣佈獨立之際，以護航為由出兵占領此三島，引起阿拉伯世界強烈反響。阿拉伯國家聯盟（League of Arab States）理事會立即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伊朗與英國合謀占領三島問題，同時阿聯在正式獨立後隨即發表聲明，譴責伊朗以武力占領阿拉伯領土，主張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並強調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²⁸顯然地，伊朗自佔領此三島後與阿聯、阿拉伯國家的矛盾更加惡化，1992 年 3 月伊朗出兵全面占領阿布穆薩島上的阿聯管轄區，並確立對波

²⁵ Wright, Steven. “Foreign Policy in the GCC States.” in Kamrava, Mehr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Persian Gulf*, 89(2011).

²⁶ 阿布穆薩島及其鄰近海域蘊藏有豐富的赤鐵礦和油氣資源，大通布島盛產椰棗和紅油，三島附近海域還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

²⁷ 今日頭條，《海灣三島伊朗阿聯的領土爭議》，
https://twgreatdaily.com/_WqSfW8BMH2_cNUgyfHA.html(最後瀏覽日：10/06/2022)。

²⁸ 同前註。

斯灣三島的實際占領及控制權。²⁹ 2002 年 12 月 22 日 GCC 成員國於第二十五屆會議後發表聲明，支持阿聯對波斯灣伊朗三島擁有主權。³⁰



圖 3 伊朗與阿聯爭奪的波斯灣三島
資料來源：Voice of America (VOA)。³¹

此外，阿聯一直是境外強權美國在波斯灣軍事安全體系之重要盟友，美軍在阿聯有三個軍事基地，包括兩個海軍一個空軍基地（如表 1）。1991 年波斯灣戰爭讓美國透過駐軍及建立軍事基地強化波斯灣區域之軍事存在（如圖 4），促使美國已然成為波斯灣區域境外強權國家中具

²⁹ 同前註。

³⁰ 今日頭條，《阿布穆薩島、大通布島小通布島海灣三島—伊朗和阿聯的領土爭端》，<https://kknews.cc/world/193yn2e.html><https://kknews.cc/zh-tw/world/193yn2e.html>(最後瀏覽日：10/06/2022)。

³¹ Voice of America (2012). “Iran-UAE Island Dispute Could Escalate.” at <https://www.voanews.com/a/iran-uae-island-dispute-could-escalate/1528869.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優勢的支配地位，不僅改變 GCC 國家與美國之關係，彼此形成緊密的政治軍事聯盟關係，³²亦改變波斯灣區域的政治安全環境。換言之，在波斯灣戰後美國透過軍事存在加深與 GCC 國家的聯盟關係，並嚇阻波斯灣北邊的伊朗及伊拉克的安全威脅。

表 1 美國在阿聯的軍事基地及軍隊人數

國家	基地	任務屬性	軍隊人數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海軍	傑貝阿裡港（Dubai' s Jebel Ali port） 1.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深水港 2.能夠停泊美國航母	5,000
	海軍	富查伊拉基地（Fujairah） 1.位於阿曼灣（在波斯灣外） 2. 在穿越霍爾木茲海峽之前，可在該海峽被封鎖時，提供與陸地聯繫之後勤任務	
	空軍	Al Dhafra 空軍基地（Dhabi' s Al Dhafra Air Base） 1.美國直到 2017 年才承認這個基地的存在。 2. 第 380 空中遠征隊機翼，包括 F-22 猛禽，97KC-10，RQ-4 全球鷹，E-3 哨兵和 U-2 龍女。用於偵察飛行。 3.美國聯合使用的空戰中心	

資料來源：Matthew Wallin（2018），³³筆者自行整理。

³² 美國在波斯灣所建立的安全體系是與 GCC 其中五國簽署軍事協議，包括與科威特(1991 年)、巴林(1991 年)、卡達(1992 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1994 年)簽署「國防合作」協議(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s)，亦與阿曼於 1980 年簽署「設施通行協議」(Facilities Access Agreement)，此份通行協議則在 1985 年、1990 年、2000 年及 2010 年更新協議。

Fulton, Jonatha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MONARCHIES, 55(2019).

³³ Wallin, Matthew. U.S. MILITARY BASES AND FACILITIES IN T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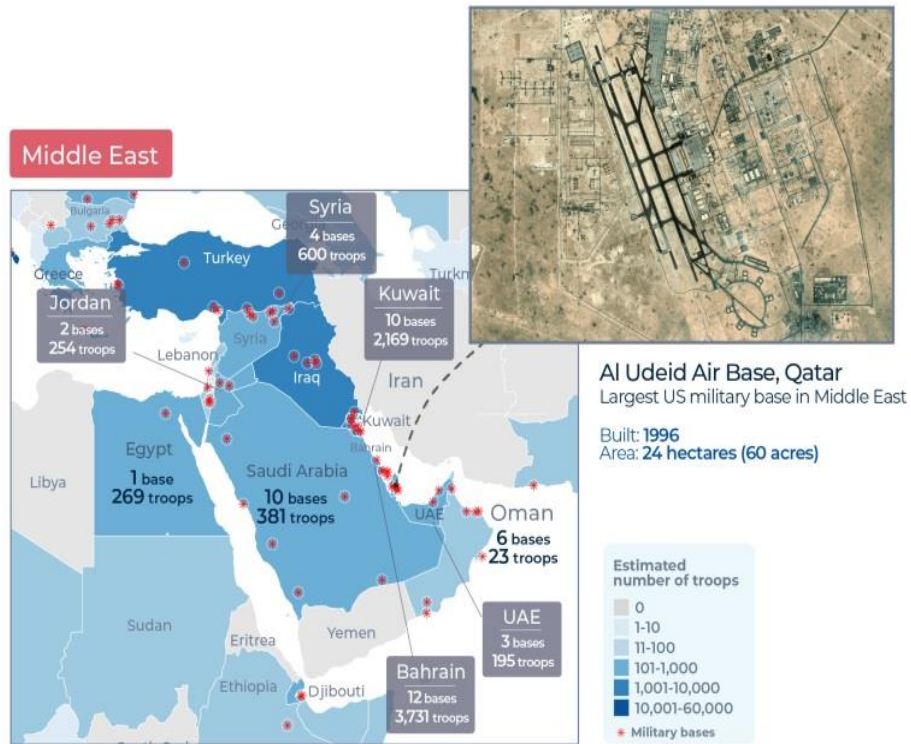


圖 4 美國在波斯灣區域的軍事基地
資料來源：Aljazeera.com。³⁴

三、波斯灣區域之境外強權競逐

從區域的地理位置來看，阿聯位處於波斯灣區域地緣政治區域，而波斯灣屬於印度洋阿拉伯海西北海灣，介於阿拉伯半島與伊朗高原之間，

MIDDLE EAST(2018).

³⁴ Aljazeera.com (2021). "Infographic: US military presence around the world." a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9/10/infographic-us-military-presence-around-the-world-interactive>(last visited 06/10/2022).

是底格裡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出海口，西北起於阿拉伯河河口，東南至荷姆茲海峽；沿岸國家從北至東北與伊朗相鄰，西北為伊拉克和科威特，西到西南方為沙烏地阿拉伯、巴林、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曼。

波斯灣區域位於世界歐、亞、非三個大陸的交會點位置，自古即為全球水陸運輸的重要國際通道，尤其荷姆茲海峽位於阿曼及伊朗之間，是唯一一個進入波斯灣的水道，連結阿曼灣、阿拉伯海及印度洋，是世界上海洋路線最重要的戰略咽喉點（chokepoint）之一，兼具政治及經濟上之戰略意義。荷姆茲海峽在經濟上是海上航運的捷徑，國際海上交通航線的樞紐；在軍事上是重要戰略通道，可成為海上作戰中封鎖與反封鎖之重要戰場。³⁵

學者柯恩（Saul Bernard Cohen）指出，波斯灣區域在特質上屬於破碎的地緣政治區，亦即「破碎地帶」（shatterbelts），其特徵為內部國家衝突不斷及，地緣教派緊張關係不斷地上演，且容易成為境外強權戰略利益衝突之場域，換言之破碎地帶能為境外強權國家提供「立足點」（Footholds）平臺與功能，³⁶能在此地理空間進行多元的戰略操作。特別是，波斯灣區域的地理位置位於歐亞大陸（the Eurasian continental）的邊緣海區域，又與非洲大陸相連結，成為串聯歐亞-非大陸的海上戰略咽喉點及陸路交通要道之交匯處，以及擁有農業及天然礦產資源，易成為在海洋地緣戰略轄區及歐亞大陸地緣戰略轄區之間，陸權國家（land

³⁵ 梁芳，《海上戰略通道論》，5(2011)。

³⁶ 柯恩指出，破碎地帶為強權國家的競逐提供「立足點」的戰略空間，成為強權之間進行「冷戰」或「熱戰」，或阻礙敵人在地理上與其彼鄰的戰略區域，可視為海權及陸權競逐的緩衝區，不會有任一力量被吞噬，並能夠提供其他地緣政治區域無法有的充足之戰略活動空間。

Cohen, Saul Bernard.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87-88(1975).

power) 接觸海洋與海權國家 (sea power) 獲取陸地相互競逐之地帶。³⁷ 簡言之，波斯灣地緣政治區在戰略上成為海陸競逐者的「立足點」，是境外強權國家進行戰略競合之場域。

波斯灣的地緣區域權力體系出現轉變，在 911 事件及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從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及伊朗的三強鼎立結構，轉變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兩強戰略對峙，加上美國、中國及俄羅斯等境外強權在此區域的競逐，更加深波斯灣區域的權力互動的複雜性與多樣化。特別是，波斯灣區域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以及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給予美、中、俄等境外強權進行戰略操作之空間，得以讓彼此在此區域之勢力相互抵消。

首先，對美國而言，伊拉克及伊朗在 911 事件後已成為其在波斯灣區域上欲要遏止之地緣政治首要目標。在伊拉克方面，美國小布希總統受新保守主義思維之影響，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採取先制攻擊及輸出民主之戰略，並冀望伊拉克的「民主模式」能更進一步推展到大中東區域。在伊朗方面，伊朗核子問題造成美國與伊朗之間衝突不斷，小布希政府採取「棍棒與蘿蔔」政策處理伊朗的核子問題，一面透過聯合國及 IAEA 等國際組織向伊朗施加壓力，另一面則間接地透過「五常加一」(P5+1) 架構與伊朗進行核子問題之磋商，並試圖提供誘因給伊朗。從 2008 年至 2015 年歐巴馬政府則對伊朗採取雙軌政策。一方面，對伊朗進行外交的交往 (engagement)，不僅持續透過 P5+1 架構處理伊朗的核子問題，也突破美伊的外交僵局，與伊朗針對核子問題進行雙邊會談及對話。另一方面，歐巴馬也不斷地透過強制外交手段，對伊朗採取聯合國的多邊制裁及單邊制裁，意圖迫使伊朗與 P5+1 進行核子協商，並在此議題

³⁷ Id. at 85-88.

上能達成協議。2018 年，川普政府在 5 月 8 日宣佈美國退出伊朗核子協定，並重新恢復對伊朗的制裁，此舉使得美國與伊朗的更加惡化，而美國又開使恢復自從 2011 年伊拉克撤軍後在波斯灣的軍事部署。在與 GCC 合作方面，一方面美國與 GCC 國家保持戰略及軍事結盟關係，透過在 GCC 國家境內軍事基地的佈署，強化其在波斯灣區域的軍事存在。另一方面，美國強化與 GCC 國家在伊朗及以色列議題上之戰略合作關係。在阿聯方面，除了美國、沙烏地阿拉伯保持戰略合作關係對抗伊朗外，另一方面在美國川普總統的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之策略下，阿聯成為波斯灣區域第一個阿拉伯國家，於 2020 年 8 月 13 日與美國、以色列發表「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隨後於同年 9 月與以色列簽屬正式的協議文件促使兩國關係邁向正常化。³⁸

其次，對俄國而言，普丁(Vladímir Vladímirovic Pútín)做為葉爾欽的繼任者，展現出不同於前任領導人的親西方政策，展現出濃厚的「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的戰略色彩，強調重新復甦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及世界多極體系之主張，而在波斯灣及中東區域則以恢復俄羅斯的影響力及地位為其首要目標，並深化與波斯灣區域國家之間之交往合作關係。因此，普丁打破葉爾欽從不訪問波斯灣及中東區域的紀錄，從 2004 年開始訪問中東後，更在 2007 年首度訪問波斯灣國家，包括沙烏

³⁸ CNN (2020). "Read the full statement by the US, Israel and UAE on normalizing Israel-UAE relations." at <https://edition.cnn.com/2020/08/13/middleeast/mideast-trump-full-statement-uae-israel-intl/index.html>(last visited 08/01/202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Israel-UAE agreement." at <https://www.state.gov/the-abraham-accords/>(last visited 08/01/2022).

地阿拉伯、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等國，同年亦發表一份「在波斯灣區域的確保安全概念」文件（The Concept for Ensuring Security in the Region of Persian Gulf），可發現俄羅斯在普丁繼任後正透過高層交往的外交方式，深化與波斯灣區域國家的關係，並強化俄羅斯的影響力及話語權，而針對日益緊張的波斯灣航行安全問題，更在 2019 年發表「波斯灣區域集體安全構想」（Russia's Collective Security Concept for the Persian Gulf Region），提出建立俄國版的波斯灣集體安全架構。³⁹此外，俄國亦積極與伊朗、伊拉克及沙烏地阿拉伯建立雙邊的經濟貿易及軍事合作關係。在阿聯方面，2018 年 6 月與俄羅斯雙方簽屬「戰略夥伴」關係協議，此為俄羅斯與 GCC 成員國所建立戰略性質之雙邊關係，促進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投資、能源合作及軍售交易等雙邊合作關係。⁴⁰

最後，在中國方面，則是尋求以境外強權之姿進入波斯灣區域，透過能源外交及一帶一路倡議，使其深化與波斯灣國家的在政治、經濟及

³⁹ 唐志超(2014)，〈中東新秩序的構建與中國作用〉，《西亞非洲》，5 期，頁 62-77。

Lund, Aron.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50(2019).

Kozhanov, Nikolay. "Russia and the Gcc Countries : Hard to be Friends but Impossible to Remain Foes." In Niblock, Tim (ed.) 2016.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AND BRICS: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28-153(2016).

⁴⁰ Ramani, Samuel (2020). "W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s Strengthening." at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0/01/24/why-the-relationship-between-russia-and-the-united-arab-emirates-is-strengthening/>(last visited 08/01/2022).

Gulf News (2018). "UAE, Russia forge strategic partnership : Partnership deal covers various sectors such as politics, security, economy and culture." at <https://gulfnews.com/uae/government/uae-russia-forge-strategic-partnership-1.2230246#>(last visited 08/01/2022).

Russian President's official website (2018). "Declaration on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t <http://en.kremlin.ru/supplement/5309>(last visited 08/01/2022).

軍事上的戰略合作關係，並與其他的陸權及海權國家進行天然資源及海上戰略通道控制之爭奪。自 2013 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國極力與波斯灣國家發展更加緊密夥伴的關係，2016 年提出「阿拉伯國家政策」白皮書，除了繼續發展高層交往、區域熱點問題外交外，中國更與地緣戰略樞紐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及門戶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及軍事合作的關係，發展雙邊軍事高層交往、聯合軍演、軍售交易、軍艦到港停靠等軍事外交活動，更能使中國的海軍力量投射延伸到波斯灣及印度洋。在地緣經濟戰略上，中國欲建構「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the China-Central Asia-West Asia (CCA) Economic Corridor）之地緣經濟格局，波斯灣區域的地緣樞紐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門戶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皆成為中國在波斯灣的全面戰略合作對象，妥善利用波斯灣區域油氣資源及地理位置之優越性，透過與當地企業合作設立石化的生產線，以及利用「港口及自由貿易區」模式，在波斯灣建立中國企業海外生產及轉運樞紐。

參、一帶一路的樞紐門戶—阿聯的中國因素

阿聯是波斯灣地區經貿運輸的門戶國，亦是與中國第一個簽訂戰略夥伴關係的波斯灣國家。直到 2000 年代左右，中國才開始與 GCC 國家中的阿聯出現戰略性的合作關係，2009 年 8 月 14 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阿聯阿布達比酋長國王儲穆罕默德·本·紮耶德·阿勒納哈揚殿下，雙方在經貿、石油、石化等領域建立戰略性合作關係，以及建立兩國的政治磋商機制。在雙方既有的戰略合作基礎上，中國在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阿聯與中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領域的合作更加緊密。因此，在此本文剖析阿聯在一帶一路下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合作關係，

並分析阿聯採取戰略平衡選擇一避險策略的中國因素。

一、一帶一路下的阿聯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合作

阿聯是中國第一個在波斯灣區域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國家，2012 年 1 月 16-18 日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訪問阿聯，兩國簽署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在政治協商、能源經貿合作、軍事合作。⁴¹ 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阿聯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推升到一個高點，而從中國所闡畫的「一帶一路」倡議的藍圖中，可窺見阿聯位處波斯灣區域門戶國的地理戰略重要性。

在中國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隨後 2015 年 3 月其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裡面提到中國將建構六大經濟走廊，而「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則是其中之一（如圖 5、圖 6），從中國新疆出發連結中亞抵達到波斯灣及大中東國家，主要國家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等國。⁴²顯然地，波斯灣區域國家被涵蓋在此經濟走廊帶上，成為中國西部連接歐洲、非洲的中心節點。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波斯灣區域國家與中國紛紛簽署「一帶一路倡議」合作諒解備忘錄，並與波斯灣各國的經濟轉型計畫進行戰略對接。

⁴¹ 中國新聞網，2012，《溫家寶抵阿布達比建交以來中國總理首訪阿聯酋》，<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1-16/3607602.shtml>(最後瀏覽日：06/10/2022)。

⁴²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5，《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BIG5/n100/2017/0407/c27-22.html>(最後瀏覽日：06/10/2022)。



圖 1 中國一帶一路
資料來源：公民報橘⁴³。



圖 2 中國一帶一路的六大經濟走廊
資料來源：香港青年協會⁴⁴。

⁴³ 公民報橘，《3分鐘搞懂「一帶一路」如何讓中國邁向世界第一強權》，<https://buzzorange.com/ctiorange/2017/03/23/china-one-belt-and-one-road/>（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⁴⁴ 香港青年協會，《從頭說起，認識一帶一路》，
<https://m21.hk/friendship/%E4%B8%80%E5%B8%B6%E4%B8%80%E8%B7%>

從中國國家主席及外交部長出席中阿論壇會議的演說內容，可窺見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所擘劃的藍圖，2014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會議上表示，中國提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為主軸，以基礎建設、貿易及投資便利化為兩翼，以核能、航太衛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領域為新突破口。⁴⁵隨後，2016年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中阿合作論壇第七屆部長級會議，提出鐵路和港口在日後將成為中阿交往的標誌，不僅中國參與進行鐵路網建設，亦推動「港口+工業園區」模式，將地理條件優良的港口建成集經濟開發、貿易合作、工業生產等一體的綜合基地。⁴⁶由此可知，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在波斯灣區域的地緣經濟佈局的三大支柱為能源合作、港口鐵路基礎建設、金融投資。

在地緣經濟上，阿聯是中國在中東、北非地區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和最大出口市場，也是中國在中東的出口轉運樞紐，有將近六成對中東的商品出口都要經過阿聯。2021年，中阿雙邊貿易額 723.6 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 438.2 億美元，進口 285.4 億美元，中國主要出口機電、高新技術、紡織和輕工產品等，主要進口原油、成品油、鋁製品等。阿聯是中國第六大原油進口來源國。2021 年中國從阿聯進口原油 3,194 萬噸。⁴⁷

AF%E5%A4%9A%E5%AA%92%E9%AB%94%E6%95%99%E6%9D%90/%E5%BE%9E%E9%A0%AD%E8%AA%AA%E8%B5%B7-%E8%AA%8D%E8%AD%98%E4%B8%80%E5%B8%B6%E4%B8%80%E8%B7%AF/(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⁴⁵ 新華網(2014)，《習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5/c_1111002498.htm(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⁴⁶ 新華網(2016)，《中阿合作論壇第七屆部長級會議在杜哈開幕》，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5/12/c_1118857430.htm(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⁴⁷ 中國外交部(2022)，《中國同阿聯酋的關係》，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34/

因此，阿聯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陸續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並於 2015 年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而在 2018 年與中國的關係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層次。

在波斯灣區域，中國的地緣經濟佈局的三大支柱為能源合作、基礎建設、金融投資，而阿聯與中國在一帶一路中的地緣經濟合作也可從此三大面向來分析。首先，在能源合作方面，波斯灣為中國進口原油的最大來源區域，2018 年進口比例約佔 43%，而阿聯為其第六大原油進口國，為滿足龐大的能源供應需求，中國過去十幾年來一職積極利用經濟上或政治上的誘因，波斯灣地區的國家保持友好關係。⁴⁸中國國營油氣公司延續「走出去」（go out）策略在波斯灣區域的能源發展上，除了持續承包原油及天然管線的建造外，與阿聯的能源關係也有突破性的發展，中國在阿聯有海外第一個石油倉儲公司，且地理位置鄰近港灣，2013 年富查伊拉石油倉儲公司（Fujairah Oil Terminal, 簡稱 FOT）由中石化冠德（Sinopec Kanton Holdings Limited）、澳大利亞 Prostar Capital 及富查伊拉政府合資組建的石油倉儲公司，位於阿聯富查伊拉石油工業園（Fujairah Oil Industry Zone）內，⁴⁹是中石化境外倉儲佈局的第一個項目。⁵⁰2014 年 4 月中石油與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Abu Dhabi National

sbgx_676238/(最後瀏覽日：8/01/2022)。

⁴⁸ 同前註 11，頁 26。

⁴⁹ 此中石化的境外石油倉儲公司位於富查伊拉石油工業園內，2015 年 2 月投入生產運營，距離富查伊拉港口約 1.2 公里，位於阿曼灣沿岸，距離荷姆茲海峽約 70 海浬，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目前，富查伊拉港已是世界第二大船用燃料油加油港及中東地區成品油的集散中心。該地區水域航道安全可靠，船隻往來眾多，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 ADNOC 在此亦設有 120 萬立的原油儲罐，並正在建設 3 個庫容共約 600 萬立方米的地下油庫。

⁵⁰ 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使館經商處(2016)，《中石化合資富查伊拉石油倉儲項目》，<http://ae.mofcom.gov.cn/article/xmzs/201606/20160601340345.shtml>(最後瀏覽日：6/10/2022)。

Oil Company，簡稱 ADNOC）合資成立 Al Yasat 石油作業公司，股權比重分別為 40%：60%，此公司可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進行原油開採所需的勘探、鑽井和油井維護；生產所需的建設、操作和維護；原油採出後的加工、測量、存儲、運輸；以及原油銷售和出口等服務。⁵¹2015 年 5 月，中國石油工程建設公司與阿布達比陸上石油公司簽署合同，為後者開發阿聯曼德油田，合同總額為 3.3 億美元。此外，中國也取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陸上及海上油田特許經營權，分別在 2017 年及 2018 取得阿聯海上油田及陸上油田的特許經營權 40 年，⁵²此為首次中國在波斯灣產油國與當地國家石油公司並肩成為投資方，陸上油田開發權取得 12% 及 2 個海上油田開發權則各獲得 10% 的股權。⁵³

其次，在基礎建設方面，中國在波斯灣區域以「港口+工業園區」模式為投資重點項目，試圖打造波斯灣區域海外生產及運輸之經貿基地，並確保能掌控此區域的海上運輸通道，由此可發現波斯灣國家的主要港

⁵¹ 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使館經商處(2014)，《阿聯酋總統批准成立阿中石油合資公司》，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k/201404/20140400567465.shtml>(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⁵² 2017 年 2 月中國石油及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ADNOC)簽約，獲得阿布達比 ADCO 陸上油田開發項目 8% 的權益，投資金額 18 億美元，合約期 40 年，此外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及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簽約獲得阿布達比陸上租讓合同區塊 4% 權益，投資金額 18 億美元，合約期 40 年根據項目權益比例測算，中國華信每年將獲取超過 320 萬噸的份額，穩產高峰期將達到每年 400 萬噸以上，後來轉讓給中國北方工業有限公司(簡稱「北方工業」)旗下振華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北方石油國際公司。2018 年 3 月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與阿布達比國家石油公司簽約，投資金額 11.75 億美元獲得阿聯酋阿布達比海上石油區塊烏姆謝夫-納斯爾海上油田(Umm Shaif and Nasr)及下紮庫姆油田(Lower Zakum)10% 權益，合作期為 40 年。

⁵³ 新浪網(2017)，《中石油和華信獲阿聯酋最大油田 12% 股份：有政府的支持》，<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7-02-24/doc-ifayavwcv8679279.shtml>(最後瀏覽日：6/10/2022)。

口及工業園區都有中國企業的投資身影。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2015 年中國與阿聯在阿布達比哈利法工業區（KIZAD）內建立中阿產能合作示範園區，中國方面由江蘇省海外合作投資公司進行主導，該園區交通運輸地理位置極佳，毗鄰阿布達比哈利法港（ADPC）可透過海陸空運輸與全球市場相連結。⁵⁴2016 年 9 月中國遠洋海運集團（China COSCO Shipping Corporation Limited）與阿布達比港務局簽署特許權協定，獲得 40 年特許經營權，共同合資經營阿布達比哈利法港二期集裝箱碼頭，合資比例 90%（中方）、10%（阿方），此項收購總金額約為 7.38 億美元，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港口。⁵⁵

第三，在金融投資方面，波斯灣產油國長期以來以龐大的石油資金聞名，亦擅長利用石油資金到世界金融市場進行投資，中國藉此與波斯灣國家共同成立基金並到第三地進行轉投資。2015 年 12 月中國與阿聯設立「中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共同投資基金」，基金規模為 100 億美元，雙方各出資 50%，由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國務部長蘇爾坦簽署備忘錄，該基金將來轉投資傳統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和高端製造業、清潔能源及其他高增長等行業。⁵⁶中國與阿聯的金融投資合作關係的效應，亦似乎延伸到與印尼的三邊合作關係，2021 年中國與阿聯一齊參與印尼的基礎建設投資。⁵⁷隨著中國與波斯灣地區的貿易與

⁵⁴ 新華網(2019)，《習近平同阿聯酋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舉行會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7/22/c_1124783988.htm(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⁵⁵ 中國經濟網(2018)，《新聞資料：哈利法港二期集裝箱碼頭項目》，http://m.ce.cn/ttt/201807/19/t20180719_29803718.shtml#(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⁵⁶ 新華網(2018)，《財經觀察：中國阿聯酋財金合作助力構建海灣國家向東看“門戶”》，http://www.xinhuanet.com/2018-07/17/c_1123140042.htm(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⁵⁷ 同前註 2。

投資迅速增長，杜拜正式成為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中心，目前渣打銀行、滙豐銀行等國際性銀行均已開通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業務。

依據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簡稱 AEI）的統計，中國在 2013 至 2019 年對波斯灣國家的能源投資約 108 億美元，能源工程的合約金額則有 118 億美元，而交運運輸的工程承包金額約 87 億美元，其他領域的工程合約金額則有 251 億美元，交運運輸的承包金額則約占非能源類別承包總額的 26%。此外，中國從 2005 年至 2021 年在阿聯的金融及基礎建設投資金額達約 360 億美元。⁵⁸

綜上所述，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在阿聯進行能源合作、基礎建設、金融投資的地緣經濟佈局，顯然地可發現中國妥善利用波斯灣區域油氣資源及地理位置之優越性，企圖以「港口+工業園區」模式為投資重點項目在波斯灣建立其海外生產轉運的基地及境外經貿合作區，以及透過與當地企業合作設立石化的生產線，試圖打造波斯灣區域海外生產及運輸的經貿基地，以達到謀求龐大的海洋地緣經濟利益之目標，並確保能掌控此區域的海上運輸通道，甚至結合阿聯及其他產油國的石油資金成立共同投資基金轉投資到第三地。由此可知，當前中國最看重的是運輸航路及港口擴建等海上基礎設施計畫，而藉由這些計畫中國正發展出一條獨立的全球供應鏈，以及一套獨立的物流系統，原因在於國際貿易的金錢與全球航運及海路貿易系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中國為達成「中國夢」的目標正努力地掌控這個海上貿易體系。⁵⁹

⁵⁸ Scissors, Derek (2020). "China's Global Investment in 2019: Going Out Goes Small." at <https://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report/chinas-global-investment-in-2019-going-out-goes-small/> (last visited 06/10/2022).
AEI.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t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last visited 06/10/2022).

⁵⁹ 前同註 11，頁 41-42。

當然，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的海陸絲綢之路的延伸，不僅僅想獲取龐大的地緣經濟利益，亦連帶有輻射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之意圖。即使，中國以境外強權之姿進入波斯灣地區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仍無法與美國相抗衡，而波斯灣屬於破碎地帶的地緣政治特質，仍可提供中國利用其戰略「立足點」之特質謀取地緣政治利益。在地緣政治上，中國自與阿聯建交以來直到 2012 年才使雙方的關係提升到「戰略夥伴」層次，2018 年 7 月兩國又簽署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合作的內容包括石油經貿、政治協商機制、軍事合作、反恐合作等領域，更在隔年 7 月阿聯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訪問，發表「關於加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強調積極維護波斯灣地區海上通道之能源供應安全，並共同打擊包括「東突」在內的恐怖極端勢力。

中國與阿聯的戰略合作關係亦延伸到軍事領域，兩國的軍事合作發展包雙邊軍事高層交往、聯合軍演、軍售交易、軍艦到港停靠（port calls）等軍事外交活動。其中，中國與阿聯的軍售交易從 2013 年至 2019 年金額約有 1.55 億美元，軍售武器種類包括 AH4 榴彈炮（AH-4 155mm Towed gun）、SR-5SR5 模組化火箭炮、藍色箭頭 7 空地導彈系統（Blue Arrow-7 Anti-tank missile）、翼龍-1（Wing Loong-1 Armed UAV）、翼龍-2（Wing Loong-2 Armed UAV）等武器，而中國軍艦從 2010 年 2020 年則停靠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港口 4 次（如表 2）。顯然地，近年來中國與波斯灣區域國家的軍事交流有逐漸升溫的跡象，透過軍售交易、聯合軍演及反恐合作等方式，展現其在波灣區域的軍事存在。對中國而言，其與波斯灣國家的軍售交易的金額及武器種類亦逐漸增加，即使在 1991 年波灣戰爭前中國試圖與伊拉克建立穩定之軍事關係，然而在波灣戰爭後由於伊拉克被外交孤立加上 2003 年伊拉克戰爭等因素，導致伊拉克不再是中國軍售的可靠市場，中國反而將視線轉向 GCC 國家，而中國考

量的因素在於關注從巴基斯坦瓜達爾港到荷姆茲海峽的海上運輸通道之通行權利。⁶⁰

綜上所述，對中國而言，增加與阿聯及其他波斯灣國家的友善關係不僅可擴大中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亦可改善中國在波斯灣區域的地緣政治安全問題，而透過與阿聯及其他波斯灣國家進行軍艦靠港及聯合軍演等行動，更能使中國的海軍力量投射延伸到波斯灣及印度洋，展現在此區域的軍事存在。

表 2 中國與阿聯的軍事外交活動

日期	國家	內容	港口/區域
2010 年 3 月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525 護航編隊第四批護航編隊。中國海軍首次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也是中國海軍首次對海灣國家進行友好訪問	阿 布 達 比 紮 耶 德 港
2017 年 1 月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中國海軍第二十四批護航編隊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將與阿聯海軍開展小規模海上聯合演練	阿 布 達 比 紮 耶 德 港 5 天
2019 年 3 月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會見魏鳳和	
2020 年 1 月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海軍第 33 批護航編隊訪問	阿 布 達 比 哈 利 法 港

資料來源：中國國防部、筆者自行整理

二、阿聯多元戰略平衡之選擇—避險策略

自 1971 年英國退出波斯灣區域後，美國則成為提供波斯灣國家「安

⁶⁰ Ehteshami, Anoushiravan. *supra* note 13, at 100-101.

全保障」之繼承者，在區域事務上長期以來阿聯一直都是作為 GCC 主導者之沙烏地阿拉及境外強權美國的戰略「追隨者」(follower)。⁶¹然而，隨著美國在波斯灣區域及整個大中東地區的利益轉變，引起此區域國家的憂慮感，可從阿聯的「東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及採取務實主義對大國進行「避險」策略⁶²之多元戰略平衡選擇，窺見阿聯在面對國際及區域局勢及國內經濟多元化策略下而做出的策略選擇，試圖降低或擺脫對傳統西方的依賴，並與中國、印度等亞洲的新興大國發展雙邊關係的聯繫，使其外交政策能夠多元化。⁶³特別是，2021 年阿聯與中國的合作關係，引起美國的關注，中國在哈利法港的設施被美國懷疑是軍事設施及阿聯使用華為的 5G 技術。⁶⁴因此，阿聯與中國形成戰略夥伴關係及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因素」及採取避險策略達到戰略多元的平衡，可從國際、區域及國內三大層次之因素來分析。

首先，在國際層次因素上，阿聯選擇「東向」政策及避險策略的考量因素，在於美國戰略的轉變、全球能源消費市場的地緣經濟版圖之改

⁶¹ Fulton, Jonathan.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MONARCHIES., 142-143(2019).

⁶² 學者吳玉山指出，中小型國家的國際戰略選擇大致可分為三種：樞紐、避險與夥伴策略。「避險」(hedging)意指中小型國家不想承受高風險，也不願完全和誰綁在一起，選擇同時與兩大強權國家交往與防範。雖然明顯親近其中一個強權，但也和另一強權交好、改善關係。而此避險策略的好處是保持一定獨立性，壞處則是沒有絕對之安全保證。
關鍵評論(2020)，《中小國家的三種戰略選擇：中美新冷戰，台灣該不該選邊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530/fullpage>(最後瀏覽日：6/10/2022)。

⁶³ Kuo, Mercy A. (2021). “The Gulf States in China-US Rivalry.”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the-gulf-states-in-china-us-rivalry/>(last visited 06/10/2022).

⁶⁴ Tridivesh Singh Maini (2021). “UAE-US ties and the China Factor.” at <https://thegeopolitics.com/uae-us-ties-and-the-china-factor/>(last visited 06/10/2022).

變，以及美國成為能源的賣家（出口國），與阿聯及其他波斯灣產油國成為能源市場上之「競爭者」關係。第一，隨著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川普政府及拜登政府的「印度-太平洋」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顯示美國正把其戰略重心擺在亞太地區，特別是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加上美國在阿富汗的倉促撤軍行動，不願對 2019 年沙特阿美（Saudi Aramco）主要設施遭到導彈襲擊做出回應，讓阿聯意識到需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尋求戰略多元化與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建立良好的雙邊關係。⁶⁵第二，全球能源消費市場的地緣經濟版圖的轉變，也是促使阿聯將眼光的關注轉向東方的關鍵因素之一。近幾十年來，全球能源消費市場出現轉變，即使西方國家對石油需求逐漸減緩，但亞洲市場的興起讓波斯灣產油國能持續累積石油財富，亞洲國家的能源需求，促使能源需求市場從西方歐美國家轉向亞洲國家。⁶⁶當前，亞洲 80% 石油進口來自中東區域國家，相較於來自歐洲僅占 25%，而來自美國的石油進口則僅有 17%。波斯灣國家進口到中國的石油達 45%。顯然地，依據 OPEC 的資料，亞洲目前是波斯灣產油國的重要市場，2018 年亞太地區的石油進口量已經占全球的 45.4%，且中國石油的進口量則占亞太地區的 30.8%，且從 2010 年至 2018 年中國及亞太地區的石油進口量的比例持續成長當中，其中 2018 年中國進口石油量位居亞太地區第一，印度雖位居亞太地區的第二大進口國，但其進口量僅占亞太地區的 15.4%；在天然氣市場上，2018 年亞太地區天然氣的進口量占全球的 34.6%，而中國的進口量則占亞太地區的 22.9%，是亞太地區的第一進口國。⁶⁷簡言之，波斯灣產油國的重要市場已經從北美地區轉向亞太地區，而在亞太地區中國則是石油及天然氣的重要買家。

⁶⁵ Id.

⁶⁶ Ehteshami, Anoushiravan. *supra* note 13, at 58-59, 89.

⁶⁷ OPEC, at [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last visited 06/10/2022\)](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last visited 06/10/2022)).

第三，隨著美國頁岩油大量開採，促使美國從能源市場上的消費者轉變為賣家的角色，不僅影響能源市場供給需求的平衡問題，形成美國、波斯灣產油國及俄羅斯一齊爭搶國際能源市場的佔有率，亦影響石油價格的漲跌外，改變全球能源市場輸出國的權力互動關係，促使 OPEC 產油國與美國從相互依賴關係，轉變成石油輸出國的競爭關係，加上全球能源需求市場轉向亞洲，使得波斯灣國家石油經濟的相互依賴關係逐漸轉向亞洲國家，亞洲的能源市場成為波斯灣產油國倚賴的經濟重心。因此，綜觀在國際體系因素之影響下，阿聯除了降低對境外強權美國的單一安全依賴外，亦由於全球能源消費市場轉向亞洲國家，阿聯則成為中國原油的第六大進口國，而中國利用地緣經濟手段中的能源領域的合作，不僅提供阿聯賺取龐大的石油收入的地緣經濟誘因，亦讓中國透過地緣經濟手段達成與阿聯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之地緣政治目的。

其次，在區域層次因素上，阿聯面對波斯灣區域的阿拉伯國家與伊朗之間所形成的地緣教派衝突之局勢，以及自身與伊朗之間在荷姆茲海峽島嶼主權爭議之問題，促使阿聯在波斯灣地緣政治區域上始終存在著「伊朗因素」之顧慮。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波斯灣區域從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三強鼎立的權力局勢，轉變為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區域強權戰略對峙之局面。對阿聯而言，在波斯灣區域事務上一直以來都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追隨者」，加上 GCC 的阿拉伯國家本就與伊朗存在遜尼派及什葉派的地緣教派衝突問題，形成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 GCC 成員國對伊朗什葉教派權力擴張的恐懼，形成新的「中東冷戰」(New Middle East Cold War)，且阿聯與伊朗一直有著在波斯灣上三個島嶼的領土主權爭議，因而使得阿聯在此區域上存在著「伊朗因素」之政策考量，必須與伊朗尋求戰略上的平衡。此外，即使美國長期以來一直以「軍事優勢」提供 GCC 國家的安全保障，然而川普政府卻在 2018 年針對伊朗核

子協議拋出震撼彈，在 5 月 8 日美國宣佈退出伊朗核子協定並重新恢復對伊朗的制裁，⁶⁸此舉使得美國與伊朗的關係更加惡化，以致美國又開使恢復自從 2011 年伊拉克撤軍後在波斯灣的軍事部署，當前美國在伊拉克、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部署空軍、海軍及陸軍基地，2018 年總共軍隊派駐約 47,000 人。⁶⁹對阿聯而言，美國與伊朗的關係惡化嚴重影響波斯灣區域秩序的穩定，甚至影響波斯灣區域海上運輸戰略通道的安全問題，而 2019 年 2019 年 5-6 月的 4 起油輪攻擊事件，就是源自於美國與伊朗關係的緊張所導致。因此，阿聯長期以來與伊朗存在戰略對峙及領土爭議問題，加上伊朗於 2016 年已與中國成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而美國卻與伊朗關係日益緊張，使得「伊朗因素」促使阿聯尋求採取避險策略的戰略多元平衡做法，即使阿聯傳統上屬於美國的盟友，2018 年阿聯仍與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藉此與伊朗形成戰略上的平衡，加上中國對波斯灣海上通道有重大之戰略意義，提升與中國的戰略關係或許可對伊朗在波斯灣海域的活動達到些許牽制之效果。

最後，在國內層次因素上，阿聯的國內經濟結構改善為其主要的國內問題，該國政府長期以來欲擺脫對石油經濟的依賴，企圖發展多元化的經濟產業結構。相較於阿聯的國內政治局勢的單純性，在經濟上的難題就較為困擾阿聯。長期以來，阿聯與其他 OPEC 產油國一樣存在倚賴「石油收入」的石油經濟問題，一旦能源市場供需不平衡或油價跌幅太

⁶⁸ Landler, Mark (2018). "Trump Abandons Iran Nuclear Deal He Long Scorned."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8/world/middleeast/trump-iran-nuclear-deal.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⁶⁹ Berger, Miriam (2020). "Where U.S. troops a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ghanistan, visualized."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where-us-troops-are-in-the-middle-east-and-could-now-be-a-target-visualized/2020/01/04/1a6233ee-2f3c-11ea-9b60-817cc18cf173_story.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大，就會嚴重影響國家財政的收入，而這些石油收入又是阿聯等產油國所仰賴的龐大石油資金，提供產油國進行國內基礎建設相關投資及海外投資之經濟工具，因此降低對石油收入或產業的依賴，並進行國內經濟多元化的結構轉型，則成為阿聯國家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近幾年來，阿聯為推動經濟多元化的轉型，必須進行大量的基礎建設投資，極力引進國外投資，以及發展非油氣部門產業，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好提供阿聯尋求龐大外國資金的機會，中國對阿聯能源產業、工業園區及港口基礎建設的投資，正與阿聯政府所推動的「2021 願景計畫」、「2070 百年計畫」形成戰略對接之情形。因此，阿聯亟欲改善國內的經濟產業結構的因素，進而促使阿聯與中國形成戰略夥伴的國內因素，除了能夠引進中國的資金進行基礎建設計畫外，亦可結合中國的資金共同成立「主權基金」到海外第三地進行投資。

綜上所述，從本文的分析可發現阿聯在波斯灣區域上與大國之關係，從倚賴單一境外強權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護，開始轉向採取「避險策略」強調與大國關係之平衡，一方面依舊鞏固與美國的安全盟友關係，另一方面同時加強與中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合作，以及提升與俄羅斯能源夥伴關係。由此可知，阿聯為規避大國衝突所產生的風險，選擇同時與美國、中國及俄羅斯保持戰略關係，與其建立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合作關係，並運用境外強權在波斯灣的競逐使美國、中國及俄羅斯之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可以相互抵消，以期降低對阿聯的負面影響。顯然地，當美國質疑中國在阿聯的哈利發港進行軍事用途的建設時，嚴正向阿聯政府要求正視此問題之際，同時 2021 年底阿聯亦選擇取消購買 F-35 戰鬥機之交易，當時阿聯即表示：「不希望美中的衝突形成中國與阿聯之間的新冷戰關係，並認為不僅作為一個實力相對小的國家會受到負面影

響，且無法對兩個大國的戰略競爭產生積極之影響」。⁷⁰由此可知，阿聯面對美中在全球體系及波斯灣區域的競逐，採取戰略多元平衡的「避險策略」處理與大國之關係，以達到規避在美中戰略競逐下所受到的負面衝擊之目標。

肆、結論

本文的研究主題為探究阿聯在一帶一路下與大國之關係及中國因素。本文的研究問題：第一，阿聯作為波斯灣地區的門戶國，及全球貨物出口轉運樞紐，其地理的戰略位置有何重要性？其次，阿聯是波斯灣區域的第三大經濟體，且是 OPEC 產油國之一，亦是此區域的君主制阿拉伯國家，則其地緣政治經濟格局面貌為何？第三，由於波斯灣區域的地緣的敏感性，促使阿聯成為美、中、俄等境外強權競相拉攏的對象，而阿聯對這些大國的吸引力，除了作為門戶國之地理位置重要性外，亦必須從區域層次釐清波斯灣區域自古以來吸引境外強權競相爭奪的地緣特性原因為何？第四，在一帶一路下，阿聯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合作關係為何？第五，阿聯選擇戰略多元平衡—避險策略之因素為何？，以下針對此些問題，做簡短的結論。

首先，在波斯灣地緣政治區域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是此區域的門戶國，海空運輸設備齊全發展成該區域之貨貿轉運中心，轉口貿易市場幅員廣大，涵蓋整個中東地區、印度及南亞區域、中亞國家及非洲區域，基於位居該區域的陸海空交通樞紐，成為經濟、人員及文化交流的重要門戶。

其次，阿聯的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特徵，在地緣經濟格局上採取經濟

⁷⁰ Tridivesh Singh Maini, *supra* note 64.

多元轉型政策，擺脫對石油收入的依賴，包括成為國際投資者、吸引外資到國內投資、發展知識經濟及推動國家計劃經濟。在地緣政治格局上，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阿聯面對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所形成的區域強權的戰略對立，及境外強權美國在波斯灣與 GCC 國家所建立的安全體系，採取實質軍事存在於波斯灣區域進行軍事佈署，以維護美國在波斯灣的利益。因此，阿聯長期以來與沙烏地阿拉伯保持合作，及對伊朗形成戰略對峙，達成其地緣政治經濟目標。

第三，波斯灣區域的地理位置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海區域，又與非洲大陸相連結，成為串聯歐亞-非大陸的海上戰略咽喉點及陸路交通要道之交匯處，以及擁有農業及天然礦產資源，易成為海洋地緣戰略轄區及歐亞大陸地緣戰略轄區之間，陸權國家接觸海洋與海權國家獲取陸地之競逐地帶，是境外強權國家進行戰略競合之場域。第四，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在阿聯進行能源合作、基礎建設、金融投資的地緣經濟佈局，顯然地中國妥善利用波斯灣區域油氣資源及地理位置之優越性，企圖在波斯灣建立其海外生產轉運的基地及境外經貿合作區，透過與當地企業合作設立石化的生產線，並以「港口+工業園區」模式為投資重點項目，以謀求龐大的海洋地緣經濟利益，並確保能掌控此區域的海上運輸通道，甚至結合產油國的石油資金成立共同投資基金轉投資到第三地。對中國而言，增加與阿聯及其他波斯灣國家的友善關係不僅可擴大中國在此區域的影響力，改善中國在波斯灣區域的地緣政治安全問題，而透過與阿聯及其他波斯灣國家進行軍艦靠港及聯合軍演等行動，更能使中國的海軍力量投射延伸到波斯灣及印度洋，展現在此區域的軍事存在。

第五，阿聯採取務實主義對大國進行「避險策略」策略之多元戰略平衡選擇，窺見阿聯在面對國際及區域局勢及國內經濟多元化策略下而做出的策略選擇，強調其與大國關係的平衡，試圖降低或擺脫對傳統西

方大國之依賴，除了依舊鞏固與美國的安全盟友關係，另一方面則同時加強與中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合作，以及提升與俄羅斯能源夥伴關係。由此可發現，阿聯為規避大國之間的衝突所產生之風險，選擇同時與美國、中國及俄羅斯保持戰略關係，與其建立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合作關係，並運用境外強權在波斯灣區域的相互競逐，欲使美國、中國及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可以相互抵消，以達到降低對阿聯產生負面影響之目的。

最後，阿聯與中國戰略層次關係之提升，當然對美國在波斯灣區域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會造成挑戰及衝擊。對美國而言，掌控戰略的海上運輸通道是其維持超級強權地位軍事優勢的關鍵之一，而中國透過與波斯灣國家的軍事外交活動及聯合軍演，尤其是與伊朗、俄國在阿拉伯海域的聯合軍演，象徵著中國軍事向外投射之能力有所進步，亦對美國掌控波斯灣及荷姆茲海峽的相對優勢有所抵銷。即使，中國海軍的海外投射能力仍稍顯不足，但仍具有地緣政治上象徵意義，此意味著將會對美國形成某種軍事心理上的威脅及恐懼感，擔憂美國在波斯灣區域相對的軍事存在優勢可能會被削弱。此外，阿聯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合作關係，縱然目前在地緣經濟領域的合作多於地緣政治上之合作，卻已顯見中國運用地緣經濟的手段影響地緣政治權力互動之目的，而阿聯採取避險策略去強調其與大國關係之平衡，可窺見阿聯與美國的傳統戰略關係出現挑戰。

參考文獻

- iFuun,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報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http://www.ifuun.com/a20179145231651/> (最後瀏覽日：6/10/2022)
- 中國外交部(2022)，《中國同阿聯酋的關係》，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34/sbgx_676238/ (最後瀏覽日：8/01/2022)。
- 中國國家發改會(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5)，《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BIG5/n100/2017/0407/c27-22.html> (最後瀏覽日：06/10/2022)。
- 中國新聞網(2012)，《溫家寶抵阿布達比建交以來中國總理首訪阿聯酋》，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1-16/3607602.shtml> (最後瀏覽日：06/10/2022)。
- 中國經濟網(2018)，《新聞資料：哈利法港二期集裝箱碼頭項目》，
2018 年 7 月 19 日，
http://m.ce.cn/ttt/201807/19/t20180719_29803718.shtml# (最後瀏覽日：6/10/2022)。
- 今日頭條(2019)，《阿布穆薩島、大通布島小通布島海灣三島—伊朗和阿聯的領土爭端》，
<https://kknews.cc/zh-tw/world/193yn2e.html> (最後瀏覽日：10/06/2022)
- 今日頭條(2020)，《海灣三島伊朗阿聯的領土爭議》，
https://twgreatdaily.com/_WqSfW8BMH2_cNUgyfHA.html (最後瀏覽日：10/06/2022)。
- 林添貴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2014)，《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新北：立緒。
- 唐志超(2014)，〈中東新秩序的構建與中國作用〉，《西亞非洲》，5 期，頁 62-77。
- 梁芳(2011)，《海上戰略通道論》，北京：時事出版社。
- 新浪網(2017)，《中石油和華信獲阿聯酋最大油田 12%股份：有政府的支持》，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7-02-24/doc->

ifyavwcv8679279.shtml(最後瀏覽日：6/10/2022)。

新華網(2014)，《習近平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5/c_1111002498.htm(最後瀏覽日：6/10/2022)。

新華網(2016)，《中阿合作論壇第七屆部長級會議在杜哈開幕》，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5/12/c_1118857430.htm(最後瀏覽日：6/10/2022)。

新華網(2018)，《財經觀察：中國阿聯酋財金合作助力構建海灣國家向東看“門戶”》，http://www.xinhuanet.com/2018-07/17/c_1123140042.htm(最後瀏覽日：6/10/2022)。

新華網(2019)，《習近平同阿聯酋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舉行會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7/22/c_1124783988.htm(最後瀏覽日：6/10/2022)。

葉文欽譯，Geoffrey F. Gresh 著(2022)，《歐亞海上之主：群雄紛起的海上大亂鬥》，台北：時報文化。

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使館經商處(2014)，《阿聯酋總統批准成立阿中石油合資公司》，<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404/20140400567465.shtml>(最後瀏覽日：6/10/2022)。

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使館經商處(2016)，《中石化合資富查伊拉石油倉儲項目》，<http://ae.mofcom.gov.cn/article/xmzs/201606/20160601340345.shtml>(最後瀏覽日：6/10/2022)。

關鍵評論，〈中小國家的三種戰略選擇：中美新冷戰，台灣該不該選邊站？〉，<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0530/fullpage>(最後瀏覽日：6/10/2022)。

AEI.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t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last visited 06/10/2022).

Al Jazeera (2014). “Yemen's Houthi rebels advance into Sanaa.” a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09/yemen-houthi-rebels-advance-into-sanaa-201492091233845119.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 Al Jazeera (2020). “Officials say Yemen's rebels seize strategic northern city.” a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03/officials-yemen-rebels-seize-strategic-northern-city-200301135153794.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 Aljazeera (2021). “Infographic: US military presence around the world.” a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9/10/infographic-us-military-presence-around-the-world-interactive>(last visited 06/10/2022).
- Berger, Miriam (2020). “Where U.S. troops a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fghanistan, visualized.”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where-us-troops-are-in-the-middle-east-and-could-now-be-a-target-visualized/2020/01/04/1a6233ee-2f3c-11ea-9b60-817cc18cf173_story.html(last visited 06/10/2022).
- CNN (2020). “Read the full statement by the US, Israel and UAE on normalizing Israel-UAE relations.” at <https://edition.cnn.com/2020/08/13/middleeast/mideast-trump-full-statement-uae-israel-intl/index.html>(last visited 08/01/2022).
- Cohen, Saul Bernard (1975).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A New Map of Global Geopolitical Equilibrium : A Development Approach*.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3):223-241.
-(1990). *The World Geopolitical System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GEOGRAPHY*, 89(1):2-12.
-(1991). *Global Ge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1(4):551-580.
-(2003a). *Geopolitical Realitie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22:1-33.
-(2003b).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GEOPOLITICS :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GEOPOLITICS :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 Ehteshami, Anoushiravan (2013). *DYNAMICS OF CHANGE IN THE PERSIAN GULF*. New York: Routledge.
- Elass, Jareer (2019). "Iran works to reroute oil exports away from Strait of Hormuz." *The Arab Weekly*, at <https://thearabweekly.com/iran-works-reroute-oil-exports-away-strait-hormuz>(last visited 06/10/2022).
- Fulton, Jonathan (2019).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GULF MONARCHIES*. NY: Routledge.
- Gray, Colin S. (1996). *The Continued Primacy of Geography*. *ORBIS*, 40(2):247-259.
- Grygiel, Jakub J. (2006).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ulf News (2015). "Statement of GCC countries on latest developments in Yemen." at <https://gulfnews.com/world/gulf/yemen/statement-of-gcc-countries-on-latest-developments-in-yemen-1.1479396>(last visited 06/10/2022).
- Gulf News (2018). "UAE, Russia forge strategic partnership: Partnership deal covers various sectors such as politics, security, economy and culture." at <https://gulfnews.com/uae/government/uae-russia-forge-strategic-partnership-1.2230246#>(last visited 08/01/2022).
- HH 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 al (2015). "The UAE and China: A Vision for Future Relations." at <https://www.mfa.gov.cn/ce/ceae/eng/xwtd/t1324034.htm>(last visited 06/10/2022)
- Kamrava, Mehran (ed.) (201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ERSIAN GULF*. London : Hurst & Co.
- Kozhanov, Nikolay(2016). Russia and the Gcc Countries: Hard to be Friends but Impossible to Remain Foes. In Niblock, Tim (ed.),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 AND BRICS: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New York: Gerlach Press). pp.128-153.
- Landler, Mark (2018). "Trump Abandons Iran Nuclear Deal He Long Scorned."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8/05/08/world/middleeast/trump-iran-nuclear-deal.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 Lund, Aron(2019).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Swedish: The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clean, William & Rania El Gamal, Tom Finn (2017). “Arab states issue ultimatum to Qatar: close Jazeera, curb ties with Iran.”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ulf-qatar-demands-idUSKBN19E0BB> (last visited 06/10/2022).

Mercy A. Kuo (2021). “The Gulf States in China-US Rivalry.”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the-gulf-states-in-china-us-rivalry/>(last visited 06/10/2022).

Middle East Affairs (2019). “UAE Reduces Military Forces in Yemen Amid Gulf tensions: Report.” at <https://middleeastaffairs.net/2019/06/28/uae-reduces-military-forces-in-yemen-amid-gulf-tensions-report/> (last visited 06/10/2022)

MoverDB.com. “Top 10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Shipping Companies.” at <https://moverdb.com/shipping-companies/>(last visited 06/10/2022).

Muhammad Zulfikar Rakhmat and Yeta Purnama al (2022). “The Growing China-Indonesia-UAE Trilateral Relations.”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2/the-growing-china-indonesia-uae-trilateral-relations/>

OPEC. at https://www.opec.org/opec_web/en/(last visited 06/10/2022).

Ramani, Samuel (2020). “W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s Strengthening.” at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0/01/24/why-the-relationship-between-russia-and-the-united-arab-emirates-is-strengthening/>(last visited 08/01/2022).

Reuters (2019). “Iran building oil pipeline to terminal outside Gulf.” OCTOBER 1, 2019.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n-oil-terminal/iran-building-oil-pipeline-to-terminal-outside-gulf-idUSKBN1WG3P1>(last visited 06/10/2022).

Russian President’ s official website (2018). “Declaration on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t <http://en.kremlin.ru/supplement/5309>(last visited 08/01/2022).

Scissors, Derek (2020). “China’ s Global Investment in 2019 : Going Out Goes Small.”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t <https://www.aei.org/research-products/report/chinas-global-investment->

in-2019-going-out-goes-small/(last visited 06/10/2022).

Sertin, Carla (2019). “Saudi Aramco to complete East-West pipeline expansion by September.” at <https://www.oilandgasmiddleeast.com/products-services/34627-saudi-aramco-to-complete-east-west-pipeline-expansion-by-september>(last visited 06/10/2022).

Tridivesh Singh Maini (2021). “UAE-US ties and the China Factor.” at <https://thegeopolitics.com/uae-us-ties-and-the-china-factor/>(last visited 06/10/202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Israel-UAE agreement.” at <https://www.state.gov/the-abraham-accords/>(last visited 08/01/2022).

Voice of America (2012). “Iran-UAE Island Dispute Could Escalate.” at <https://www.voanews.com/a/iran-uae-island-dispute-could-escalate/1528869.html> (last visited 06/10/2022).

Wallin, Matthew (2018). U.S. Military Bases and Facil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Wright, Steven (2011). “Foreign Policy in the GCC States.” in Kamrava, Mehran. 2011.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Persian Gulf. Syracuse, N.Y.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Pp.72-93.

WSJ (2019). “U.A.E. Moves to Extricate Itself From Saudi-Led War in Yemen.” at <https://www.wsj.com/articles/u-a-e-moves-to-extricate-itself-from-saudi-led-war-in-yemen-11562094272>(last visited 06/10/2022)